

# 臺大人 的故 事

《臺大傑出作品精選第1部》



# 台大人的故事

校園文叢 ②

采風出版社印行

# 台大人故事 □ 校園文叢②

作者：25位台大學生

封面設計：采 風

發行人：劉 蘋 華

發行所：采 風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二

郵政劃撥：一三七〇一七八直接向本社劃撥叢書九折優待▼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979號

國內總經銷：康 橋 書 店

地 址：臺北市龍泉街十八號地下樓

電 話：三五一一七一九六

印刷所：協明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三〇二一四九七九

定價70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 卅 日一版
-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 十 日三版
-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卅一日五版

# 台大人的故事／目錄

寫在「台大人的故事」出版之前

本 社 五

■ 散文篇

葉慶炳 二

余光中 七

林文月 元

王尚義 三

諸葛四郎 三

忻 愉 三

帆 呂 三

思 呂 三

不安的歲月

最後一封情書

一朵小紅花

出師表

解剖檯邊

讀中文系的人

聽聽那冷雨

我是一枝粉筆

朱莉之辯護

我對「朱莉」的看法

給朱莉

美麗的蒼涼

散髮吟

揮別，向妳

帶劍江湖



小說卷

|             |             |             |             |             |             |             |             |             |             |
|-------------|-------------|-------------|-------------|-------------|-------------|-------------|-------------|-------------|-------------|
| 朱<br>莉<br>吾 | 陳<br>秋<br>坤 | 李<br>安<br>娜 | 溫<br>瑞<br>安 | 晨<br>雲<br>堯 | 蔡<br>詩<br>萍 | 於<br>梨<br>華 | 白<br>先<br>勇 | 陳<br>若<br>曦 | 歐<br>陽<br>子 |
| 空<br>空<br>空 |

鵠 烏

譚教授的一天

我只不過想惹惹她而已

昨夜星辰

天涼好個秋

杜甫怨

張系國 一六九

黎 陽 二七

樵 霧 二〇五

陳 幸 蕙 二五

朱 天 心 三七

陳 韻 琳 二一



## 寫在「台大人的故事」出版之前

臺大的風貌是多角的，沒有人能完整地鉤勒出它多變的內涵。

暖暖的三月和風，杜鵑以一襲繽紛，覆臺大以如錦的花海，沾衣欲濕的微雨，灑在鬢際眉梢。

宏亮悠揚的傳鐘，那聞名的二十二響，如亘古的故事，盈溢於臺大人的耳畔心底。

壯闊修挺的椰林，在陽光下，舒揚著綠色的臂，招藍天、招遊雲，招幾許熱帶的風情。

可喜歡騎著腳踏車，吹起清越的口哨？躺在綠茸茸的草地上，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只因為愛那暖融融的陽光。

• 前之版出「事故的人大台」在寫。

校園裏，老教授着一襲飄然的長衫，持一髯歲月的霜華，欣見當年意氣昂揚的孩子，蛻變為展翅翱翔的大鵬。是了，他們由青澀而圓熟，澎湃的熱情轉化為睿智的靈泉。從腼腆與成熟交疊的影子裏，尋依稀的自我。

在椰林道上，他肩上扛的是沉重加斯的使命，清癯的身形生風虎虎，棉布履踩下一步步歷史。迎面而過的是一張張洋溢熱情的臉龐；他們都愛他，愛他在粉筆灰中的咄咄逼人；愛他冉冉的銀絲，愛他臉上多皺的年輪，愛他……。

「年輕」！晶瑩而亮麗的名詞，代表力量和清新可喜。年輕也是種驕傲，可以擲地鏗鏘，容你作熱情的揮洒。

多少年來，臺大人就一直娓娓地暢訴著他們的熱情，經過文學的篳路藍縷，不可諱言的，臺大人擁有多季的豐碩，已成名的作家和剛嶄露頭角的新血，匯成了一注悠長的清流。

他們寫下年輕的思維，銘鑄下他們的熱情，藍藍的墨水，流自他們搏動的血脉。

他們呼吸這大時代的空氣，也回報以肺葉臟腑傾吐的聲息。

有愛、有憎、有歎息、有擊節……，有囁嚅的低訴，有瀟然的揮灑，有細膩的情懷，有遺憂的唏噓……，這些不只是故事，也是真實的心語。

流過了葉慶炳、余光中，迎來了白先勇、陳若曦，王溢嘉、溫瑞安、小赫、朱天心等後起之秀，也源源不絕地跟進，他們既親切又熟悉地受到這一代的喜愛。

迤邐過成長的迴廊，驀然回首，對赤純如金般的青年時代，往往是更多的眷戀和緬懷。真好！那是一大段你可以躊躇於曠野，在子夜放歌的美好歲月。但——你總是要成長，歲月終要把你推向盛年、向暮靄，你終要身不由己，向往昔投下惶惶的一瞥。

爲此，我們找亮了一顆顆年青如水晶般瑩爍的心，且讓歲月留步，且讓「年輕」駐留裏沁沁的書香裏。

更爲了讓讀者深入地探究臺大人文學創作的脈息，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演變和成長，本社特地以一年餘的時間，蒐集了臺大人歷年來在校內校外的作品。選出二十餘篇特具校園氣息和代表性的散文、小說。每篇作品後，還附上作者簡介，俾使讀者對作者有更深切的認識。

• 事故的人大台 •

在「臺大人的故事」中，讀者能看到年輕人在蛻變和成長中的心聲，也可以將幾位知名作者前後期的作品，在風格的轉變上作個比較。

同時，更希望藉著這本「臺大人的故事」，激勵校園中的年輕人，也來參與文學的工作。來吧！伸出你敏銳的觸角，投入熱情和關注，在這個時代裏，激起更多的迴響。

采風出版社編輯部 謹識

一九七九年一月

散 文 篇



# 我是一枝粉筆

葉慶炳

有一部電影叫「我是一片雲」，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是一隻畫眉鳥」。我不是一片雲，我沒有雲那樣絢麗，也沒有雲那樣瀟洒。我也不是一隻畫眉鳥，我的聲音不及畫眉鳥那樣悅耳，我的長相也不及畫眉鳥那樣逗人喜愛。我是甚麼？我是一枝粉筆。

一定有人會奇怪，怎麼我會有這種想法。是的，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在從前，我每次走進教室，拿起粉筆，粉筆是粉筆，我是我。可是，近來我每次走進教室，拿起粉筆，總覺得粉筆就是我，我就是粉筆。我開始對粉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我輕輕握住，慢慢地書寫，唯恐太用力會把它折斷。折斷它，無異折斷了我自己。隨着白色的字跡一個一個在黑板上出現，粉筆灰一絲一絲地飄落，飄落在黑板的底槽，飄落在地面。這時，我彷彿覺得我的生命也在一絲一絲地飄落，飄落在黑板的底槽，飄落在地面。

• 筆粉枝一是我。

我看過好幾篇大一同學的作文，都說但願自己成爲一枝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每次我看了，總有肅然起敬之感。我從來不敢有這樣宏願。想想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這是多麼悲壯美麗的人生！我只敢說，我是一枝粉筆。雖然是蒼白的生命，沒有熠熠的光亮，但也不會爲自己留下甚麼。

記得當我還是小學生，就喜歡趁老師不在教室的時候，拿起粉筆在黑板上亂塗一陣。有時候爲了搶粉筆，同學們簡直如臨大敵。下課鐘一響，往往老師還沒有走出教室門，好幾位同學就已做出百米賽跑的起步姿態。眼巴巴的等到老師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門口，同學們立刻如脫弦之箭，撲向黑板搶粉筆。我由於個兒較矮，經常坐在第一排，正如「近水樓臺先得月」，近黑板的位置當然先得粉筆，因此，我塗黑板的機會特別多。小學五六年級我都當級長，老師要同學們抄寫的筆記，都令我抄在黑板上。頭幾次奉命行事，我内心又緊張又興奮，不免寫錯了就擦，擦掉了再寫。幾次下來，我不再緊張，也不再興奮，只是覺得得意。我一邊用粉筆規規矩矩地寫，一邊對着黑板得意地傻笑。當然，在我背後的同學們都看不到我在傻笑。我只笑給黑板看，只讓黑板分享我的快樂。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段日子喜歡以老師爲模倣的對象，甚至希望自己將來成爲一位老師，但是，大多數孩子的這份願望不久就被別的新願望所取代。而我，成爲一位教師却是我終身的願望，

似乎從小學五六 年級替老師在黑板上抄筆記開始，我就不會有過要「改行」的念頭。讀中學和大學的歲月匆匆飛逝，四年助教的生活也已在記憶中褪了色，只有我第一次拿着兩枝粉筆和一冊孟子讀本去一班法律系上國文課的印象，雖然事隔二十三年，却始終歷歷如在眼前。全班三十幾位同學，個個閃亮着靈魂之窗注視我。大概由於我當時年未「而立」，視未茫茫，髮未蒼蒼，齒牙未動搖，不太像教「之乎者也」的老夫子。我表面上故作鎮靜，事實上比讀小學五年級那年破題兒第一遭替老師在黑板上抄筆記時更緊張、更興奮。我先講了一段幾乎花了三天三夜準備的開場白，然後才言歸正傳，來介紹孟子。就這樣，完成了我和我的第一屆學生相處的第一回合。

從此，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過去，我和同學們的關係漸漸由生疏而熟識。由於那一年我初次教課，系裏就只給我排了這一班國文，我能以全副精神注意這一班同學。我知道了某某是個勤勉苦讀的好學生，只是天賦較差，作文成績總欠理想。某某上課時總愛在課本上畫插圖，從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到耶穌基督，從那時退休不久的邱吉爾到主演「面子問題」的影星林翠，古今中外，無所不有。我也知道某某喜歡做幾首打油詩，向同學甚至老師誇耀。某某常藉口代表校隊賽球不來上課，每次來上課也總是坐在教室末一排座位的角落，閉目養神。某某是某著名富商的千金，她有五個姊妹，却沒有一個兄弟……。當我對每一位同學都有相當認識的時候，他們已坐在我的面前埋頭疾書，參加這門課程的結束考試。

原來我和他們只有一年的緣份！我突然覺得一陣黯然，忍不住對班上幾位品學兼優的同學多看了幾眼，這樣還覺得不够，我想逐次到他們每人的座位旁站了一會，表面上是監考，事實上是送別。這時，即使對補白畫家、打油詩人，甚至平時印象欠佳的那位球員，我也以另一種寬容的眼光來看他們。當他們一一繳上試卷走了，我獨自環顧了一下空寂的教室，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臨走前，我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七個大字：

粉筆生涯原是夢！

這是我度過了一年粉筆生涯的感慨。我是從小就熱愛粉筆生涯的人，誰知道才教了一年書，就有了這樣的感慨。記得那天夜裏，我竟沒有心情評閱他們的試卷，內心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終於我寫了一篇題爲「師生」的短文，作爲我「失去」第一屆學生的紀念。

大學的師生關係，似乎是同學修讀你任教的課程建立起來的。如果他不會修讀你任教的課程，就是同屬一個科系，也彷彿是路人一般。即使他修讀你教的課程，一旦課程結束，他就像遠行的旅客，行色匆匆地向前一站趕去。儘管你還在掛念某某作起文來是否依然一下筆就愁呀苦呀，把人生看成了一枚苦果；某某是否依然濫用刪節號，却養不成使用句號的習慣；某某是否依然嘻嘻哈哈，彷彿從來不用腦筋思考；某某和某某這對歡喜冤家，是否還是那般好好吵吵，吵吵好好……可是這種種關懷掛念，都追不上他們向前直奔的背影。